

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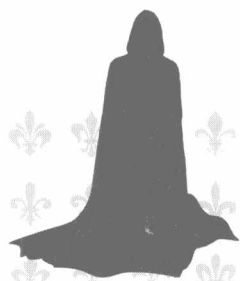
YZLI0890218449

最后的 守护人

L'ULTIMO CUSTODE

卡罗·阿·马尔蒂伊 ◆ 著 于雪风 ◆ 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999 最后的守护人

L'ULTIMO
CUSTODE

卡罗·阿·马尔蒂伊 ◆ 著
于雪风 ◆ 译



YZLI0890218449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999, 最后的守护人 / (意) 马尔蒂伊著; 于雪风译.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221-11353-5

I . ① 9… II . ① 马… ② 于… III . ① 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 ①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131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22-2013-52

Copyright © 2009 Carlo A. Martigli

First published in Italy by Alberto Castelvechi Editore srl, Roma, in 2009

This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PNLA/Piergiorgio Nicolazzini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999, 最后的守护人

999, Zuihou de Shouhuren

作 者 卡罗·阿·马尔蒂伊

译 者 于雪风

责任编辑 张静芳 康征宇

执行编辑 刘焕欣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 数 342 千字 印张 18.5

ISBN 978-7-221-11353-5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译者前言

Translator's
Foreword



《999，最后的守护人》这部小说于2009年问世后不久便大获成功，仅在意大利便创下了10万余册销量的大观，并先后被译成16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它被意大利评论家们誉为“意大利式的《达·芬奇密码》”，是意大利当代悬疑小说力作之一。

小说采用了时空穿越的叙事手法，贯穿着两条时间主线进行平行叙述：一条线是1486年前后，故事围绕着皮科的999个论题展开。作者向我们展示了500年前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那幅壮阔的历史画卷，描述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的众生百态。这里有爱恨情仇，有刀光剑影，有阴谋诡计，当然也不乏侠肝义胆和义薄云天的豪情。另一条线是1938年前后，这条主线围绕着德国法西斯夺书、贾科莫·德莫莱护书展开。在这一部分，作者生动地刻画了以“护书高于一切”的人生态度来践行自己毕生使命的主人公德莫莱形象。为了护书，他没有爱情，没有亲情，无欲无求，而最终其后人却发现德莫莱家族世代代用生命守护的竟然是一本假书。五百年光阴荏苒，世世代代前赴后继，守护的却是一个赝品，这是先人卓绝的智慧，还是历史巨大的玩笑？作者还用细腻的笔触揭示了法西斯社会里人性的冷漠与扭曲。十年朝夕相处的师徒相互间心有芥蒂，徒弟为了金钱与美女差一点欺师灭祖；亲密无间的恋人之间却掩盖着巨大的阴谋和背叛；法西斯军官为一己私利不择手段，灭绝人性；只是在罗马街头一名卖身的女人那里残留着待人以诚、与人为善的人间真情……

小说时间上跨越了五百多年，从空间上看，故事在罗马、佛罗伦萨、米兰和瑞士的卢加诺等地上演，而将这不同的时空贯穿起来的是一个重要的红线式人物，他就是乔万尼·皮科·米兰多拉。他生于1463年，1494年卒于佛罗伦萨。皮科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代表，是一个可与米开朗基罗比肩的天才，他是洛伦佐·美第奇的好友，是当时意大利甚至是欧洲最富有的贵族。他博闻强识，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嗜书如命，将一半的财富都花在书籍上。他著有999个论题，其中900个已公开发表，99个是秘密论题，这便是本书书名999的含义。他身处在那样一个教会极权的时代里，却大胆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宗教哲学思想，并酝酿在罗马召开一个世界宗教大会，邀请各宗教的神学家对他的论题进行探讨，对教会神权形成了强烈冲击。“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小说中皮科历经生死磨难，最终还是难逃噩运，英年早逝。

他死后也未能获得安静的长眠。2007年7月，他死后五百多年，尽管遭到强烈反对，他的墓终究被打开。开棺检验后，官方给出的结论是皮科因中毒而死，意大利学界对这样一个结果均表示不屑。因为五百多年来，所有研究皮科的学者都确切知道皮科死于砒中毒，这早就是不争的事实。人们不禁要问，开棺的真正

目的是什么？检验的真实结果是什么？这背后是否隐藏着一个更让人惊心动魄的秘密？对这一切我们今天都不得而知。也许它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浮出水面，也许它将会永远地石沉大海。

小说通过对皮科的人物塑造，利用文学的手段提出皮科的宗教思想：即西方的几大宗教其实有着共同的上帝。无论是基督教的上帝，还是犹太教的耶和华，他们其实是一个神。之所以有着不同的名字，是因为名字是被人创造出来的，因为每一位上帝都反映着人的本性，而不是相反。因此，历史上以及今天依然存在的以宗教为名的战争和冲突实际上是荒谬的，是违背上帝旨意的，实质上是人类借着上帝的名义为战争和屠戮正名。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还承担着一定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想，这也是原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之一。

对小说的结尾部分我还想作一点说明。结尾部分提到奎多终于领会了皮科墓碑上那段看上去毫无意义的墓志铭，找到了真书的所在。译完全书时，我始终未能弄懂奎多到底是如何对墓志铭进行解读并找到答案的，是字里行间另有玄机，还是前文中埋有伏笔，需要仔细推敲揣摩？最终，我联系了原作者，马尔蒂伊先生很快作了回复，我在这里引用一下他的几句原话：

“我有意对此不作解释，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奎多是费鲁齐奥的后人，费鲁齐奥是第一位守护人，他是最后一位。他最终搞明白了书在哪里，但是……最终谜底将在本书的姊妹篇《异教徒》中揭晓。就我本人而言，我更喜欢问题，而不是答案。因为问题可以开拓人的思维，而答案则将人的思想禁锢起来。”

问题比答案更具魅力，那就把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让他们去探索自己的答案吧。

引言

Introduction



2009年9月

故事要从九个月前我接到我父亲的父亲去世的消息说起。老人家已年逾百岁，一生经历了各种千奇百怪和危险重重的事情。从认识他或了解他的人嘴里，我听说了他的故事，得知我爷爷一辈子独来独往，乐善好施，总是以身试险。他有文化，对知识充满热情，他痛恨神职人员，却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他风流成性，曾丢下了我的祖母和尚在襁褓之中的父亲，但据说后来他还与他们保持联系。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又是怎么做到的。卡马尔多利堂区的堂主给我写了封短信，信中说我爷爷在宁静的卡马尔多利小镇离世。随信寄来的有一本书，是用打字机一页页打出来的，信中叮嘱我要仔细阅读它。此外，还有一密封的卷册，也许价值不菲。

我与爷爷并不亲，一生中也就见过他三四次。我父母去世得早，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我与爷爷之间相当生疏。我开始读这本古书完全是出于好奇。但随着一页页地看下去，我开始意识到书里讲述的故事将我的一生都与它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终于知道，有这样一个秘密，几百年来它一直困扰着我的家族。我的祖先是这个秘密的主角，同时也是受害者。那是个可怕的秘密，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一旦落入不该落入的人或是图谋不轨的人手中，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假如当年它大白于天下，那么我们的历史将会有很大的不同，更好还是更坏，我们不得而知。光阴荏苒，几百年过去了，这种危险依然存在，甚至比以前更大。目前，我还无从证实书中有多少内容是真实的，我只知道最近几个月来我心无旁骛，一头扎进这本书里，去核实书中的内容。我研究的结果是书中所有叙述均有板有眼，毫无舛错。我甚至不敢确定这本书是我爷爷写的，还是由他身边的人代笔。但这一切都不再重要。而今，一切都取决于我，我重任在肩。我隐隐地感觉到，冥冥之中有人希望由我——这一重大秘密的最后一位守护人来搜集我祖先的证据，去揭开那封存了几百年的谜底。当打开那个古老的封套时，我再次确认了这一点。现在，我已无所畏惧，因为我知道，当我找到答案的时候，一切都将改变。

1486年5月1日 星期一

阿莱佐与基斯两地的中间地带

夜幕沉沉，一轮新月高悬空中。月光下，在连接阿莱佐与基斯两地的古老的卡西亚大道上，一群全副武装的骑兵气势汹汹地策马飞奔。马背早已渗出汗水，马鬃在骑兵手中火把的映照下闪闪发亮。谁要是路上见到这么一群人，肯定会以为他们是一帮要纵火焚烧教堂的强盗。

领队的人身形魁梧，披着长袍，身穿做工精细的皮制上衣。尽管马步已开始沉重，但他仍然分秒不停地向前飞奔。马一旦放慢脚步，他便立刻抽上两鞭子，马身上已经渗出血来。好几个小时的急行中，队伍里没人敢跟他说话。此刻，这位阿莱佐的税务官、美第奇家族的朱里安诺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复仇，如何去惩罚他妻子以及那个罪该万死的、竟敢与自己妻子偷情的野汉子。这一对贱人让他名誉扫地，不把他们碎尸万段他誓不罢休。即便没人敢当他的面提及这桩丑事，朱里安诺早知道这对贱人的私奔已成为托斯卡纳当地人茶余饭后最有意思的谈资了。而且，这个消息会很快传到佛罗伦萨，让整个宫廷笑掉大牙。

这时，一位头戴羽帽、身穿深色盔甲的骑兵靠近了他。与朱里安诺不同的是，这位骑兵一身戎装，言语里带着生硬的德语口音，让人不寒而栗。

“主人，印迹越来越清楚了，他们已经在我们手中了。就算他们马不停蹄，我们追上他们也不过是一两个小时的事。马都跑累了，也许该让它们休息休息。”

“今晚谁要是让我不高兴，我就让他永远休息下去，这是他唯一的休息。”朱里安诺并未放慢速度，“我很奇怪，利奇，你走不动了？”

朱里安诺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让利奇很不舒服。这位瑞士雇佣军是阿莱佐税务所卫兵的头目，他曾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按照合同约定，他还要为朱里安诺·美第奇效力两年。因为有约在先，尽管心里已怒火中烧，但也不得不忍气吞声，当然俸禄是不能少的。他心底又升腾起一丝得意：玛格丽特夫人给他的老公——也就是他的主人朱里安诺带了顶漂亮的绿帽子，真是活该！

“好吧，主人，谨听您的吩咐。我立刻叫他们跟上您。如果他俩在旅馆停下睡觉，不出一小时，您就可以随意处置他们的身体了。”

利奇走开了，嘴角边带着一丝谁也看不到的笑意。他有意加重了“旅馆”、“睡觉”、“身体”这几个词的语气，像是在提醒朱里安诺，此时此刻，他老婆正在床上和她的情人翻云覆雨呢。

在松树大教堂处他们离开大路，就近抄起山路来。夜色下，放眼望去，这一片片的丘陵如同广袤大海里的一座座小岛，让这群骑兵颇受考验。他们脚下是大片的沼泽，它们一点点地吞噬着平原，在夏日里散发出恶臭，在冬日里结成厚厚的冰冻。

当追到巴迪科特城堡外时，他们不得不停了下来。深夜中这里显得更加荒凉，紧锁的铁门把这一群人挡在了外面。朱里安诺用厚厚的护肘粗暴地敲门。他专门请铁匠将护肘打造得很尖，使它成为进攻的利器。

桥头的卫兵突然被惊醒，他们手握长矛，骂骂咧咧地打开瞭望窗。朱里安诺高声报上自己的名字，卫兵们忙不迭地跑过来开门，不过再匆忙也没忘记讨要一点过路费。一千人等快马奔到马尔恰诺来。利奇抬头望去，远处有灯火闪烁。他没等主人吩咐便立刻命令众人熄灭手中的火把，徒步前行，不许发出任何声响。渐行渐近，在百米开外的地方，他们看到一家旅馆，旅馆外停着一辆华贵的马车。利奇想，是他们，肯定是他们，他们跑到这里停下来休息，或许还干点别的事情。不管怎样，这一夜马不停蹄的追捕总算告一段落了。

一千人等拴好马，悄无声息地靠近旅馆。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剑和锋利的匕首。利奇使了个眼色，两个士兵迅速地爬到了马车后边。车内有两个睡着的仆人，他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割破了喉咙，成为了刀下鬼。另一个仆人隐约听到一些动静，向马车走过来。无声无息中，利奇将一把利剑插入他的腰间，另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巴，让他叫也叫不出来。利奇将剑一直插在仆人的体内，直到听不见他痛苦的呻吟为止。这时，他突然将剑拔了出来，顿时鲜血淋漓。他回头示意其他人紧跟上来。朱里安诺在最后，最精彩的部分要留给他。他要将那对贱人捉奸在床，报仇雪耻。

门是锁着的，想悄无声息地进入是不可能的。这时，利奇轻轻地敲门，好像客人在找旅馆一样。几分钟后，一楼的窗户里闪耀着烛光，巨大的大门上开了个小窗。利奇咳嗽了几声，寒暄了几句：“深夜叨扰，敬请原谅。”门被打开了一个缝。店家看见一把匕首在眼前晃动，立刻叫了起来，利奇飞快地拿起一块破布塞到他嘴里。店家手中的蜡烛掉在了地上，这个声响惊动了趴在桌上睡着的几个仆人。此时，一帮人迅速进入旅馆。

利奇喊了一声，其他几位士兵跟了进来。既然已经被发现，现在最好的策略就是震慑敌人，让他们不知所措。这根本就不是战争，因为一方是刀俎，另一方

是鱼肉。那三个被惊动的仆人还来不及拿起武器就已命丧黄泉，其余几个睡在楼上的仆人被混乱声惊醒，他们想自卫，但须臾之间便被结果了性命。而朱里安诺的手下只有一人的胳膊受了点轻伤。一行人走近卧室的房门，门口最后一名守卫被一剑刺穿，朱里安诺排开众人走了过来。他本想敲门，似乎对他曾经的爱妻表示最后的敬意，他的确是爱她才娶她的，并非为了她那点可怜的嫁妆。但他立刻意识到，如若敲门，必然会招来嘲笑，也是对这帮辛辛苦苦追了一晚上的手下不尊重。于是，他对着门使劲踹了一脚，门却没开，里面也没有一丝动静。朱里安诺朝利奇看了一眼，利奇立即给两个手下做了个手势。他们猛烈地朝门上撞去，门开了，随即他们便退了出来，让主人走了进去。

黑暗中，朱里安诺看见床上躺着两个人，一动也不动，只见到两人的眼睛。他示意手下离开，他们都悄悄地走下了楼梯。利奇没有动，看着这帮人下了楼，眼里掠起嘲讽之意。随后，利奇从桌上取了支蜡烛，点着了它，便转过身去，背对着床。床上这对情人一起探起身来，身上盖着薄薄的羊毛毯子。借着烛光，朱里安诺看清了眼前的一对男女。妻子眼中带着怒气，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在镀铜色头发的衬托下，她那张小脸比平日里更具风情。他的情敌皮科伯爵一头长发，平静地注视着朱里安诺，没有流露出一丝惊异的表情，似乎等这一刻已经等得很久了。

朱里安诺俯视着眼前的男女，低声说道：“我要杀了你们！”

玛格丽特夫人冷冷地回答：“你不会这么做的，不是吗，朱里安诺？因为这样做会毁了你的生意。”

“但我有权这样做，”朱里安诺提高了嗓门，“而且没有人能责备我。”

“有人可以，比如洛伦佐。”

“他自己在佛罗伦萨还一身官司呢。再说了，我觉得他也不愿意去保护一对奸夫淫妇。我可以留他一条命而杀了你。”

“你不会这样做的，我知道。”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你还有脸活着吗？”

“朱里安诺，”玛格丽特的语调变得温和起来，“你曾给过我爱，你的爱也曾温暖过我，我也一直很敬重你。但我也跟你说过，我一旦找到真正属于我的另一半，我便会追随感情而去，而不是守着那份妻子的责任。这是我们婚前的约定，你也接受了。”

朱里安诺将目光转向他妻子身边的那个男人。

“是的，”皮科第一次打破沉默开口了，“就是这样，先生。我和玛格丽特是真心想爱，我们之间的这份真爱是超越世俗的。我理解您内心的痛苦和愤恨，

但这份爱是从我和玛格丽特第一次见面起就已经注定的，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为彼此而生的。”

“闭嘴！你没这个资格！你别以为你的家族地位显赫，你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我早就准备好死了。”皮科从床上起来，裸露着上身朝朱里安诺走过来，“您可以杀了我，根据法律您也有这个权利，或许我们能得到您的理解。我不会恨您，因为直到今天，作为玛格丽特的丈夫，您一直在保护她，所以您做出任何决定，我都不会反对，但她将永远是我的女人。”

朱里安诺睁大眼睛瞪着皮科：他赤裸着身体，一动不动。朱里安诺抬起左臂，要用那特意制作的锋利护肘去攻击皮科，又抬起右手握住剑柄威胁对方。但皮科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双手握拳，盯着朱里安诺。此时，朱里安诺的表情也异常平静。两个男人对视了很久，但他们的眼睛里却没有一丝挑衅的目光。朱里安诺似乎看透了皮科伯爵的心思，而且觉得对方也一样读懂了他的心思。他把两只胳膊放了下来，转过去对他的妻子说：“我们走吧，我带你回家。”

“我知道。”玛格丽特严肃地说。

玛格丽特开始穿衣服，朱里安诺转过脸去，待她穿戴好之后，他伸过胳膊扶妻子下楼。利奇转过身，拿起皮科那华贵的衣服扔在床上，要他赶快穿好。

“皮科阁下，我们正等您呢，”利奇不无讥讽地说道，“不好意思，有劳您跟我走。”

皮科在利奇的注视下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正当他往外走的时候，利奇走上来用一条厚厚的皮带捆住他的双手，皮科未做任何反抗。他被人扶着上了马，由利奇和其他五位骑兵一道押送往回走。一千人走到马尔恰诺城墙的时候，城门已经打开。他们沿着狭窄的外墙前行。其中一位骑兵走上前带路，朝着练兵场的通道走去。皮科下了马，被押到两个身着浅褐色制服的士兵手中，随后被带进了城堡。走过一扇高大的铁门后，有一个相当宽敞的牢房，皮科被“请”了进去。在他身后，那扇沉重的大门又被关了起来。

他彻夜无眠。透过墙上那狭窄的小窗，皮科长久地注视着上方那一小片星空。一股玫瑰的香气从窗外无声无息地飘了进来，那香味和他与玛格丽特一同编的玫瑰花结散发出的味道一模一样。在他内心的最深处，他深知，玛格丽特是他此生最后一位女人，只有与她在一起他才感到完整。爱将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永不分离。

1938年7月10日 星期日

佛罗伦萨

七个男人一个个地站起来，将手中的小球放进一个绒布口袋里。都放好后，其中一人将所有的球都拿了出来，摆放在面前的桌子上。

“五个白的，两个黑的，”他说，“通过了。米开莱，把百叶窗拉开好吗？”

百叶窗一开，一股热浪便冲进室内。湿气很重，地上时不时刮过一阵阵旋风，似乎在预示着暴雨的来临。米开莱把头伸出窗外，看见天空中有一群鸽子飞过，这群鸽子似乎是从教堂广场那个方向飞过来的。这时，乔托钟楼的钟声响了起来，是黄昏弥撒的时候了。

“加布列尔，还是老规矩吗？”米开莱回到位子上坐下来。

“如果没有更好的建议，我看还是按老规矩来吧。我觉得只要瑞士一直保持中立，不受侵犯，就不用改。原因就写经讨论通过，没有问题，就算将来有人要核查，也不会引起什么怀疑。”

“有什么必要再一次注资呢？从贾科莫出示的账目情况看，书店经营情况非常好，似乎不需要钱。他本人也没有提出申请。”

加布列尔双手合十，扬起眉毛，透过眼镜的上方注视着他。他的眼睛在向他微笑，想着“莱米耶乐”这个名字是多么的适合眼前这位说话人啊。突然间，好像如有神助的天使一般，他的目光带着敌意射向所有的人、所有的物，此刻，没有人比他更忠诚、更诚实。

“贾科莫把这个店经营得很好，他从不要求什么，除非是迫不得已。但是，他有足够的钱以备不时之需也是应该的。”

“那些钱只能用来干一件事，”莱米耶乐说，“就是保障书的安全。”

“贾科莫一生做的就是这件事——保障书的安全，”拉斐尔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怒说，“而且这笔基金在不断增长，现在已足够下十代守护人用的了。”

“这一点谁都不否认，”莱米耶乐平静地说，“我只是想说……”

“好了，亲爱的天使们……”加布列尔打断众人。

他选择用圈内话，这样他说出的话会有分量。尽管这些人地位都差不多，

但他还算是个领导，他担任这个“领导”已经三十年了，再过几个月就卸任了。年底的时候他会将这项权力交给伊色利，等待十八年后周期的到来，不过，他很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再活十八年。

“我们都是为这本书服务的，比起贾科莫，我们做的事不比他多，但一点也不少。尽管我们之间有一点小小的分歧，但这也是有益处的。我们的决定都是在经过审慎考虑后做出的，欧米加正是为这个目的而诞生的。三个世纪以来，我们这个组织一直存在，我想这个事实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

“再过两年就迎来我们的三百周年庆了。”米开莱手拍着膝盖说。他是这群人里最年轻的一位。根据圣经故事，“米开莱”这个名字是与火剑天使^[1]联系在一起的。三年前，在上一个米开莱逝世后，他便被冠以这个名字，从用了这个名字的第一天起，他一直都欣喜不已。

“可惜我们不能庆祝一下。”米开莱接着说。他的微笑立刻感染了其他人，一扫刚才的紧张气氛。

“我想我们中应该有人在弥撒里露个面，”加布列尔说，“妻子们还在等着。”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尽管问，乌烈莱，”加布列尔说，“我不着急走。”

“我加入欧米加组织至今已经八年了，并为此感到荣幸。你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件事来，它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你说说是什么？我们都很好奇。”米开莱催促他说。

乌烈莱的想法像云雾深锁中的山路，弯弯绕绕的，但有时候他的想法却激起大家极有兴趣的探讨。

“贾科莫为什么一直未婚呢？”

问题似乎悬浮在空气中，过了好一会儿，其他人才开始相互对视，好像谁也没法给出一个答案，最后还是加布列尔打破了沉静。有些问题，即便是那些最简单最幼稚的问题，如果无解，有时也会变得诡异起来。

“我也不清楚。我想他的经历可能与皮科伯爵类似吧。一旦你遇上生命中的女人，如果失去了她，很难会再有人能取代她。关于这本书，”他的语调变得更柔和了，“我想贾科莫想到的办法很好地解决了他没有子女的问题。”

欧米加成员们开始相继离场，而且每两人之间相隔五分钟，按照字母顺序，先是米开莱，然后是拉斐尔、拉规乐、莱米耶乐、乌烈莱、沙利莱。他们取这些

[1] 米开莱天使是《圣经》中记载的七大大使之一，他对上帝忠心耿耿，骁勇善战，曾击败魔鬼撒旦，被称为“光明与火焰”的天使。在宗教绘画中，他手握闪耀火光的长剑，因此又被称为“火剑天使”。

名字是为了纪念圣经中的七大天使，他们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到了一起，这个目的就是保护守护人贾科莫。

最后走出的是加布列尔，出门时，他关上了乔治格菲利学院里一间小屋子的房门。屋外大雨如注，加布列尔躲进附近的大回廊下。他发现周围是一群德国士兵的亲属，在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他本不想跟这群人待在一起，但雨下得这么大，就算是长了翅膀的真天使也飞不出这暂时的“雨牢”。

1486年5月2日 星期二

马尔恰诺，锡也纳山谷

牢房内，沉重的狱锁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随后一切又恢复了寂静。乔万尼·皮科小心翼翼地 toward 大门走去，发现牢房的大门是开着的。他沿着陡峭的木楼梯走了下来，而就在几小时前，他曾被捆住双手艰难地从这儿走上楼梯。他终于走了出来。外面停着一匹配好鞍的骏马，颈上长着密密的鬃毛，宽大的鼻孔吐露着气息。它的眼睛又大又亮，在这太阳即将升起、星星渐渐隐去的时刻，马儿眼里折射出丝丝的亮光。可仔细一看，它的眼睛里还带着一丝恐惧和不安。乔万尼轻轻地、慢慢地摸了摸马儿的脖子，当他得到马儿的信任时，他立即跨上马背。所有的门，连城堡的大门都是敞开的。乔万尼一路飞奔离开了马尔恰诺，朝着前一天晚上留宿的旅馆飞奔而去。

那场惨剧一切如旧：旅馆外的仆人身子早已僵硬，但眼睛依然瞪得老大，似乎在为自己不明不白的死而喊冤。他轻轻地合上了逝者的眼睛。

接着他向乡下跑去，直到到了一个有无花果树的地方才停了下来。无果树是一种原始树种，在所有的宗教里都是神圣的象征。他走到树下，盘腿坐在树荫下，深深地吸了口气，像是要吸尽它的香气。他在这里坐了一天一夜。当第二个黄昏到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意识升华了。这就是基督教圣人们所说的“狂喜”，希伯来神秘哲学信徒所称的“神秘的直觉”，佛教徒口中的“顿悟”。其实这些很简单，只需静静地等待，万不可操之过急。他知道，该来的总会来的。没过多久，他看到了一个火球。据说他出生的当天出现了一个火球，许多人都亲眼看到了，给他接生的那位大夫还对此作了极为细致的描述。当时，星相学家、科学家和神父们都被召到宫廷，他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所有这些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个孩子是肩负着特殊使命来到世间的。此时此刻，乔万尼终于知道这个使命是什么了。

自母亲去世后，在他生命中的艰难时刻，他多次感觉到这个火球的存在。感觉到它在自己的体内，就足以让他感到安慰，他提醒自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他去履行自己的使命。他的一生都是为了实现那个目的，虽然在最初的时候他对此

还没有意识。现在，他已把一切都想清楚了，一切都准备好了。火球慢慢地熄灭了，乔万尼重新睁开了双眼。痛苦阻挡不了他前进的道路。